

鳳凰文化
CHUNG
花火
CHUNG
LI REN



CHUNG
MENG
LI REN

春 日 佳 人 夢 里 人

天道无常，国破家亡谁可相依，大梦一场，情之所任此生不醒

白鹭成双 著

BAILUCHENGSHUANG
WORKS

若初网人气大神「白鹭成双」
倾情巨献

继《春闺梦里人（上）》后再书倾世传奇
万千点击／经典之作

她隐忍笃定，——有人唯恐失去，
他暗藏不发，——有人情根深种；

究竟谁才是谁的棋子？

『最佳女二』的另类生活，
看命运之手，如何助她造一个太平盛世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春
日
閑
坐

CHUNG
MEN
LI
REN

中

林里人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春闺梦里人. 中 / 白鹭成双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55-2

I. ①春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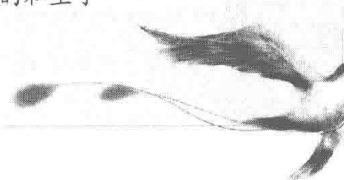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7080 号

书 名	春闺梦里人 中
作 者	白鹭成双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黄凡倚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设 计	Titi 设计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00 mm 1/16
字 数	413 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15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755-2
定 价	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- 001/ 第一章 不如我亲手扶你做娘娘
006/ 第二章 保个孩子不容易
012/ 第三章 女主好像起了什么不得了了的化学反应
019/ 第四章 一个月前丢的药
026/ 第五章 女人的小把戏
033/ 第六章 一碗安胎药
041/ 第七章 牡丹花与美男子
048/ 第八章 天花来袭
055/ 第九章 扯破的洋娃娃
062/ 第十章 谁也别想动我的孩子
069/ 第十一章 吃亏不是福吗，夫人？
076/ 第十二章 八面玲珑是个褒义词儿
083/ 第十三章 诗情画意的下雨天
090/ 第十四章 夏天的最后一个晚上
097/ 第十五章 犯她一步者，必百步以偿
104/ 第十六章 你做了什么我都知道
111/ 第十七章 一定会一点一点，全部处理好
118/ 第十八章 蜘蛛开始织网
125/ 第十九章 风云变
132/ 第二十章 聂桑榆，你不得好死
139/ 第二十一章 传说中的私生子





- 146/ 第二十二章 身在局中不自知
153/ 第二十三章 天上掉下个青天
160/ 第二十四章 夺君心
167/ 第二十五章 我本身就很傲娇
174/ 第二十六章 我快要成亲了
181/ 第二十七章 你不怕我告状吗?
188/ 第二十八章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?
195/ 第二十九章 漫天都是小星星
202/ 第三十章 说句我爱你有多难?
209/ 第三十一章 当一个称职的导游
216/ 第三十二章 最棒的红娘
223/ 第三十三章 转眼富贵皆云烟
230/ 第三十四章 你丫以为《白蛇传》呢?
237/ 第三十五章 就当买个保险吧
244/ 第三十六章 真亦假来假亦真
251/ 第三十七章 珍惜你现有的
258/ 第三十八章 从此以后，你也与我，再无什么瓜葛了
265/ 第三十九章 重新活过吧
272/ 第四十章 一种头顶真爱嘴塞莲花心藏鹤顶红的生物
279/ 第四十一章 竟然一直在骗她
286/ 第四十二章 只是想当个夫子罢了
293/ 第四十三章 要想富，先修路



 第一章
不如我亲手扶你做姨娘

第二天，甘草尖叫了一声，拉开了一场大战的序幕。

“你……侯爷怎么会在苜蓿姐姐房里？”甘草本来是想叫醒苜蓿去伺候的，没想到进来就看见满屋狼藉，苜蓿与宁钰轩衣衫不整，昨晚明显是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。

甘草脸都白了，大声骂了一句不要脸，扭身就往季曼这边跑过来。

季曼揉揉头发，再揉揉脸，一副“等君一夜君未来”的憔悴模样，问甘草怎么回事。甘草一边说一边气得直骂，替她不值得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
于是一大清早，府里就热闹了，苜蓿衣衫不整地跪在了院子里，泪水涟涟地道：“奴婢不是故意的，是侯爷来了奴婢的房间……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喊不叫？侯爷要是走错了地方，你为什么不提醒他？”灯芯问。

苜蓿哑口无言，她本就爱宁钰轩的天人之姿，本以为是遥不可及的，哪知他突然主动亲她吻她要了她，她怎么舍得拒绝？

她是有私心的，忍着那么疼没叫唤，就是想着一旦木已成舟，主子就不能把她许配给李大夫了吧？

宁钰轩坐在主屋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季曼。

季曼撇撇嘴：“侯爷，这事真不怪妾身，妾身是想自己承宠的，是您后来非跑了出去。妾身还以为您去的是其他姨娘那儿呢，却没想到去了侧堂。”

宁钰轩将信将疑地看着季曼，毕竟不会有女人蠢到下药让自己丫鬟抢了宠去，可是他分明记得昨晚是见到她才松了戒备，后来又怎么会苜蓿的床上？难道当真如她所说，是他自己要走的？

季曼掐一把大腿，落泪道：“苜蓿伺候我这么多年了，本来还想许给李大夫的，没想到侯爷您会这样……”

一招恶人先告状，宁钰轩疑惑地看了她两眼，忍不住开始反思，是不是当真是自己跑错了房间？

苜蓿咬牙跪在院子里，接受众人的指指点点。非晚阁外头都围了不少看热闹的，一传十十传百，没一会儿老夫人那边就传了话下来压下此事，只让季曼做主，决定苜蓿的下场

是什么。

丫鬟本就出身低贱，做侍妾都别想，顶多算个通房丫头。可是若是通房丫头过了几年还没有子嗣，那也是要当作普通丫鬟一样打发出去嫁人的。身子都不完好了，还有谁肯娶她？

苜蓿心里很慌，可是一想到自家主子平时对自己挺好的，自己又是跟着她从思过阁出来的，想着主子善良，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。

然而，宁钰轩去六部办事了，没有看她一眼就从她旁边经过。苜蓿的心凉了半截，愣愣地看着地上的泥土。

季曼过了好一会儿才红着眼睛出来，看着院子中间跪着的人，说了一句经典的台词：“苜蓿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……”

苜蓿心提起来了，慌忙道：“主子息怒，奴婢真的不是要同主子争宠的，奴婢……奴婢也是真心喜欢侯爷……”

李子修站在非晚阁门口，睡意尚浓，却被院子中间跪着的那女人的一句话给说清醒了。

她是真心喜欢侯爷？李大夫掐了掐自己的脸，呵笑出声。他一定是昨晚等她太久了没睡好，都出现幻听了。

苜蓿背对着院门口跪着，自然看不见门口有什么人。她继续声泪齐下地道：“奴婢愿意以后继续伺候夫人和侯爷，绝不要半点宠爱，只求夫人留下奴婢，不要赶奴婢走……”

季曼抿唇问她：“李大夫一心一意待你，你没有为他想过吗？”

苜蓿一愣，摇头道：“奴婢与李大夫只是相熟，并没有男女之情。”

等的就是这句话了！季曼看着门口那可怜的男人骤然变色的脸，勾了勾唇，叹道：“你伺候我这样久，我也不会半点情面都不念的，怎么可能赶你走呢？”

苜蓿松了口气。

“你去跟钱管家说一声，从今天开始，分去后院洗衣裳吧，依旧是留在侯府，想伺候我，也可以专门只洗我的衣裳。”季曼张口又补了一刀。

“不要。”苜蓿下意识地就反驳，语气有点急了，季曼挑眉看了她一眼。

“奴婢不要离开主子身边。”苜蓿语气又软下来，哭个不停地看着季曼道，“奴婢只是错了这一次，求主子原谅，求主子原谅啊！”

季曼没理她，站着等她哭到了绝望，才挥手道：“甘草，将你苜蓿姐姐扶进房来，我单独有话要说。”

甘草应了，拉着苜蓿起来，就将她推进了主屋。季曼也进去，转身将所有人都关在了外头。

“老夫人让我决定你的去留，也就是我让你走，也没有任何人能救你。”季曼坐下来，看着苜蓿道，“你觉得我是该留你，还是该让你走？”

“求主子慈悲！”苜蓿嗓子都有些哑了，跪下来连连叩首，“奴婢以后定然会全心全意服侍主子，奴婢已经跟了您六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主子请饶奴婢这一回吧……”

季曼支着下巴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叩着桌子：“我记得，我第一次给你银票的时候，你也感恩戴德地说，以后一定不会背叛我。”

苜蓿一愣，垂着的眼里有些心虚。

“那次我信了你，结果之后就是你衣柜里有我的银票，还引了人来查，差点将我给害了。”季曼啧啧两声，“迄今为止我还没猜到那次是谁想下手。齐思菱吗？不像。”

“主子……”苜蓿惊恐地看着她，身子都有些发抖。她竟然知道……知道那些银票是她拿的？

“不要慌张，我话还没有说完。”季曼慢条斯理地道，“你知道我挺多秘密的，也如你所说，跟了我六年。跟着我是不差钱的，所以钱收买不了你。那么苜蓿你现在告诉我，到底是谁用了什么办法，才让你甘心为她卖命，这次又想对我腹中胎儿下手？”

苜蓿整个人往后跌，跪坐了下去。

她为什么什么都知道？一直以来都知道她背叛了她吗？为什么会知道她要对她腹中胎儿下手？从上次雪花膏银票就开始怀疑她了，为什么又不说？这么长时间，她一直在观察她吗？

太可怕了。

苜蓿眼里满是惊恐，看着季曼，下意识地想后退。

“我这个人，对自己人很温柔的。”季曼笑了笑，“你不用太害怕。”

苜蓿怔愣了好一会儿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，重新在季曼面前跪下道：“奴婢算计不过主子，甘愿认输。”

季曼挑挑眉：“我最开始就在想，这么多年我待你一直不算很好，把你吓成个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你心里应该会恨我才对。看来我也没想多，你大概真是恨我的。”

聂桑榆在原著里就是对苜蓿十分苛刻，动辄打骂，季曼也觉得正常，一个常年得不到宠爱的女人，多少都有点心理变态。

只是自她过来，对苜蓿没有一点不好吧？偷鸡分她一半，挣了银子也给她花，她怎么还是会背叛自己，而且招招都是下的狠手啊。不管是上次还是这次，要是她一个没小心中了计，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。

季曼笑了笑，眼神凉凉地道：“看在这么多年主仆情意的面上，你将你背后的人告诉我，我能给你的东西，比她能给的多得多。你要是恨我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以前那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要什么补偿我也可以给。”

苜蓿皱眉，苦笑出声：“以主子这样的性子，会不计前嫌待奴婢好？”

“你似乎没有多的选择。”季曼轻声道，“你的将来在我手里，若是执意要护着你背后的主子，那么我会禀告老夫人，将你逐出府去。”

“那也没有办法，这是奴婢自找的。夫人肚量小容纳不下，那奴婢走就是了。”苜蓿垂了眸子道。

这一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模样，季曼冷笑一声：“你是不是在想，李子修对你一往情深，

你要是去哭诉是侯爷强迫你的，看在你对他母亲那么好的份上，他也许还是会娶你的？”

苜蓿一震。

“忘记告诉你了。”季曼伸手拿了张字条出来，“昨儿李大夫给你传信让你去看天雨，可惜那时候你跟我去了书房给侯爷送鸡汤，字条被灯芯当垃圾给随手丢掉了。”

“还有，你刚才跪着跟我哭喊你是真心爱侯爷的时候，李大夫站在门口看风景呢。”季曼笑吟吟地道，“我估计他帮着你瞒住我，不告诉我有了身孕，也是费了你不少情真意切的谎话吧，苜蓿？”

一张脸这时候才是白了个透彻，苜蓿颤抖着嘴唇，抬眼看着季曼道：“你不是聂桑榆……”

她跟了聂桑榆六年，怎么可能不清楚聂桑榆的德行，但是就是因着她是一直跟着的，知道眼前的人就是聂桑榆，所以即使她行为再古怪，她都没有怀疑过什么，只当她性情大变了。

可是一个人的脑子是变不了的，本来那么愚蠢的女人，不可能在受了刺激之后突然变得这么聪明，这不是聂桑榆！

苜蓿跪爬着往后退，眼神里满满都是恐惧。

季曼整理了一下衣裳站起来，悠悠然地道：“你现在可以出去围着侯府跑三圈，大喊我是假的聂桑榆，看看谁能信你。”

苜蓿摇头，靠着隔断停下来，脸色青白。

“别磨蹭了，你知道你算计不过我，那还挣扎什么？”季曼道，“就算你今天不说，伟大地牺牲你自己来保全你背后的主子，我也总有一天会把她揪出来。你斗不过我，她也一样。”

“但是，你若是肯告诉我，我也不要求你以后对我忠诚，也不会说是你说的。相反，我甚至可以捧你做姨娘。”

巴掌打够了，甜枣来了。这个甜枣巨大无比，甜得让苜蓿这样当奴婢习惯了的人，完全没有抵抗能力。

“你……你想骗我？”苜蓿眼神松动了，却还是戒备着。

季曼掩唇一笑：“我怎么会骗你呢，你是不信我有这个本事，还是觉得你当了姨娘，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？别忘了，在别人眼里，你可是我的人啊。”

苜蓿心动了，虽然面前这个女人城府深得可怕，但是她现在没有别的路可以选，跟着这样的主子，只要她不再反叛，就有可能过上锦衣玉食，不用伺候人的日子。

季曼不催她，悠闲地喝着茶等她自己考虑。一炷香之后，苜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夫人还记得两年前，奴婢打碎了您心爱的茶杯。大冬天的将奴婢赶去外头罚跪的事情吗？”

季曼挑眉，这个聂桑榆的回忆里倒是没怎么看见，估计也就是不太重要的事情，聂桑

榆也就没放心上。

“挨冻的滋味儿是什么样子的，夫人一定不知道。”苜蓿道，“奴婢陪着夫人那六年，过的都不是人过的日子。那天跪在雪里，双腿都没了知觉，是雪主子经过，偷偷带了奴婢回去暖身子，然后换了厚的棉衣，才接着回去跪。”

雪主子？千怜雪？

“夫人后来，还责骂了雪主子，说奴婢是您的丫鬟，用不着她来好心。”苜蓿苍凉地笑了笑，“要不是雪主子，可能那天奴婢就冻死在雪地里了。”

季曼有些意外，没有想到竟然是千怜雪，她还觉得齐思菱的嫌疑更大一点，毕竟齐思菱是摆明了不喜欢她。而千怜雪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不是还因为雪花膏对她另眼相待过吗？

想起那总是病恹恹走不稳的背影，季曼脸上的笑容慢慢没有了。若是齐思菱，那还好对付些，可是为什么会是千怜雪？

“你觉得她是个好人？”季曼轻声问了苜蓿这么一句。

苜蓿点头，眼含感激地道：“起码雪主子一直对奴婢很好。”

一个病弱的姨娘，对聂桑榆的婢女平白无故这么好，会是好心而已吗？季曼摇摇头，这院子里齐思菱对账本感兴趣，温婉对宁钰轩感兴趣，锦瑟对地位感兴趣，她还以为就千怜雪和柳寒云两人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呢。不是连老夫人也说，千怜雪是个可怜的女子吗？

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，为什么会利用她身边的丫鬟来害她？

季曼沉思了许久，又仔细想了想，聂桑榆好像唯一没怎么得罪的人，就是千怜雪。这背后大BOSS，为什么还会是她？

苜蓿打量着季曼的神色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夫人说的话，还算数吗？”

“算，怎么能不算呢。”季曼回过神来，微笑着道，“亏待你那么多年，现在怎么也要给点补偿，等会儿我就去回禀了老夫人，让侯爷给你个名分。”

苜蓿被这一句话给安了心，虽然觉得有些对不起雪主子，但是她现在也没有退路了，只能相信面前这个人。

“至于我怀了身子的事……”季曼问，“你告诉千怜雪了？”

苜蓿垂眸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那最开始我让你做雪花膏，她也知道？”

苜蓿又点点头，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奴婢只在您送了雪主子雪花膏之后跟她禀告了一声，说东西是咱们自己做的。后来拿出去卖，您没让奴婢经手，奴婢也就只告诉她您赚了银子在衣柜里。”

这千怜雪心机也是颇深，对她下手都没让她察觉，甚至都没怎么把苜蓿暴露出来，看样子是个想放长线钓大鱼的。

敌在暗，我在明。季曼叹了口气，这局势真是不利啊。

如今她想保这腹中孩儿，又偏生被个要整死她的千怜雪知道了，前头的路，可不就是更凶险了吗？千怜雪看起来没有一点攻击力，原来也是属于沙漠草系列的，地上只有看起来寥落的枝叶，地下的根，却是深得很。

不过幸好当初知道苜蓿有背叛之心的时候，她将水记胭脂铺与自己撇了个干干净净，千怜雪应该也就不知道，水记胭脂铺现在也还是她的。

季曼和颜悦色地让苜蓿起来，给她说了两句让她安心的话。午膳的时候去老夫人那里，就顺便请了老夫人做主，收了苜蓿。

“我正想着，你身边没个帮手也不行。”老夫人点头允了，“就收苜蓿做个侍妾吧。”

苜蓿大喜，立刻跪了下来谢恩。夫人虽然说要扶她做姨娘，可是肯定也得一步步来，她还以为要从通房丫头开始呢，没想到竟然能当侍妾。

老夫人多看了苜蓿一眼，语气有些严肃地道：“既然是桑榆的人，就莫要干那些对不起主子的事儿，侯爷有宠爱固然是好，可是也别忘记你今天是踩着自家主子爬上来的。”

就算做了侍妾，所有人眼里苜蓿还是个勾引侯爷，借着侯爷对夫人的宠爱上位的贱婢。苜蓿开心了一会儿，也就老实了，她明白，不靠着聂桑榆，自己就算真成了姨娘，那也没多少活路。

季曼给苜蓿安排了闻香阁，又分了院子里两个粗使丫头给她，从今儿起，她也算小半个主子了。侯府也就赐还了她本来的姓氏，称为郑主子。

苜蓿高兴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看着自己头上的发簪，又看看身上的衣裳，满意得不得了。

一听见苜蓿被侯爷宠幸，又被聂桑榆扶为了侍妾的消息，府里很多人觉得不满。

锦瑟更是甩着帕子去了闻香阁，尖着嗓子笑道：“一个贫贱人家出来的丫鬟，靠自己主子当了侍妾，也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

苜蓿皱眉，看着她道：“郑儿虽然是个丫鬟，也是清白人家的，不像锦主子，一双藕臂万人枕，一张香唇千人尝。能进来侯府，也怕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”

锦瑟也不生气，咯咯笑道：“咱们就五十步笑百步吧，看谁最后能讨到好去。”

送走了锦瑟这个说话讨人嫌的，又迎来齐思菱不阴不阳地教训了她几句。苜蓿只能硬

着头皮听着，到最后千怜雪来拜访，她就直接装病休息了。

本以为当了侍妾是很开心的事情，没想到头一天，苜蓿就觉得心力交瘁。晚上侯爷自然去了别处，她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突然就有些怀念李子修的温柔了。

然而生病找大夫，来的都是其他人，子修怕是再也不想看见她了。苜蓿轻轻笑了笑，笑出了眼泪。

宁钰轩坐在非晚阁里生闷气。

季曼从容地帮他剥着荔枝，剥完顺手喂给他：“侯爷这是怎么了？”

宁钰轩不语，还是张口把荔枝吃了。

他今天在六部就一直在回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怎么都觉着是被聂桑榆给算计了。可是她立苜蓿为侍妾，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啊？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侯爷一张脸今天都是阴沉沉的。

他太讨厌这种掌控之外的事情了。

季曼乖巧地喂了他好一会儿，又泡了茶给他，宁钰轩的脸色才慢慢缓和了下来，脱了衣裳上床睡觉。

“最近天气变化了，妾身看怜雪的身子似乎又弱了些。”季曼用十足的主母语气道，“侯爷抽空还是多去看看她。”

宁钰轩斜她一眼：“你以前不是挺不喜欢雪儿的，怎么现在倒关心起来了？”

聂桑榆以前喜欢过谁啊？不都看着一院子女人不顺眼吗？季曼笑道：“现在妾身不是懂事的了吗？而且比起其他人，反倒是怜雪的性子最让妾身喜欢。”

“她的性子的确很好，不争不抢的，不像婉儿那么霸道。”宁钰轩哼了两声，闭上眼睛道，“你多学着点儿，那样的女人才让人觉得省心。”

季曼撇嘴，省心个鬼，什么时候给你后院起了火你都不知道。

不过嘴上还是好奇地问：“侯爷和怜雪是因为千大人认识的？”

“嗯。”宁钰轩淡淡地应了一声。

千应臣的姐姐，媒人自然也就是他了。可是季曼见过千应臣，他对自己好像一点敌意都没有，是挺有趣的一个人。

季曼闭着眼睛默默思考到底自己哪里得罪了千怜雪，宁钰轩也不再开口，两人相安无事地睡了个好觉。

一个月之后，京城太平无事，淮南王一家也回了封地，聂青云与宁尔容感情稳定，无风无浪，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季曼烦心的事情。

这一个月里宁钰轩往她这里也算来得最多的，其次就是雪松院和霁月院，也算是雨露均沾。只是锦瑟和苜蓿那里都只去看过，而没有过夜。

到时间了，温婉也自然被放了出来，宁钰轩想安排她在自己身边伺候，老夫人却是不依，

将温婉指给了季曼。

这么大一个炸弹丢过来，季曼很是头疼。

可是当温婉穿着一身丫鬟衣裳，安安静静地站在她面前的时候，季曼又有些惊讶。

这人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，以前身上浓浓的“你们就该娇惯着我”的气息，好像已经被柴房给关没了。

“奴婢婉儿。”她一撩裙摆跪了下去，“给夫人请安。”

膝盖和地面发出一声磕碰声，季曼微微挑眉，两边站着的甘草和灯芯也有点惊讶。

还以为骄傲如温婉，是不可能朝她跪下去的。季曼抿唇，抬手示意她起来，突然就想起了很久以前，宁钰轩迎娶温婉的喜堂之上。

那时候的她，初初来到这里，也是那么平心静气地一跪，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

看着面前低眉顺目的温婉，季曼感叹，女主的蜕变大概也开始了吧，果然是逆境使人成长。

“以后你便跟着伺候我吧，仔细一些，不会亏待了你。”

“是，奴婢明白。”

季曼观察了温婉几天，她始终是低眉顺目的，就算有人故意刁难她，摔个杯子洒个水什么的，她也跟普通的奴婢一样，一点脾气也没有地就去处理了。

宁钰轩来非晚阁的时候，温婉也一句话没有多说，垂手替他们收拾好床铺，之后便安静地站在门外。

如此一来，反而是季曼和宁钰轩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宁钰轩将她唤进来，轻声问她：“可还习惯？”

温婉声音平静地答：“回侯爷，奴婢一切安好。”

“缺什么少什么，可以同我或者夫人说。”

温婉终于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眼里有苍凉的笑意，却是隐忍着点头：“好。”

宁钰轩大概是被她这样的眼神看得心疼了，叹了一口气看向季曼道：“桑榆，苜蓿以前的侧堂不是还空着吗？让婉儿住吧，你也莫要亏待了她。”

季曼点头：“我已经让甘草灯芯替她将东西搬进去了，只是婉儿似乎不喜欢，还喜欢睡柴房。”

温婉像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在苛待自己，季曼给她新衣裳和首饰她不要，让她吃好一些的饭菜她也不要，偏偏就喜欢住在柴房里，吃下人吃的饭菜，头上永远只有一根银簪。

看起来，还真像是她虐待了她一样。

宁钰轩看着温婉，道：“能过好一点，就莫要与自己为难。”

温婉动了动嘴角，不说话。

季曼也没有空陪她玩虐待游戏，因为一直有的妊娠反应现在来拜访她了，每天她都要忍得很辛苦，才不会被宁钰轩和老夫人发现。

厨房送来的膳食，季曼一律给了甘草和灯芯，再让她们每天偷偷出府去，带外头做的饭菜回来，屋子里的香料也是让人每天检查。只是在苜蓿被立为侍妾之后，她周围就再没有什么动静了，千怜雪也依旧同以前一样，足不出户，安静养病。

季曼觉得不安，这肚子这样藏着，早晚会不小心暴露出来，与其到时候被动，她不如现在想想办法。

老夫人恰好要进宫去看聂贵妃，她的肚子也是有五个月大了，想着自己的表弟或者表妹只比自己的孩子大几个月，季曼还是有点别扭的，不过现在这个孩子，只有聂贵妃和老夫人有能力保得住。

于是进宫去，季曼同聂贵妃说了侯府里发生的接二连三的孩子流产事件之后，聂贵妃皱了眉道：“你们那院子，怎么比这后宫里还乱？”

老夫人叹息道：“也是我现在懒得管这些个丫头，谁的子嗣我都不心疼，只盼着桑榆丫头能给怀一个。”

季曼眨眨眼，看看聂贵妃，又看看老夫人，问：“姑母，老夫人，你们觉得，桑榆若有孩子，能活下来吗？”

“如何不能？”老夫人一脸正经地道，“侯府长子嫡子，能跟那些个不正经的孩子一样流了去不成？”

“院子里总有怪手在作怪，哪天说不定就伸到我这里来了。”季曼苦笑道，“我还宁愿没有孩子的好。”

聂贵妃微微坐直了身子，拉着她的手道：“桑榆，你要相信你的婆婆，若你当真是怀了，她一定会替你保住。”

季曼看向老夫人，老夫人坐得很端庄，脸上带了笑意道：“我年轻的时候与那些丫头片子斗了十几年法，最后她们没有一个还在，只有我留下了钰轩。想要保你这小丫头，自然不难。”

当年的镇南侯也是妻妾成群，子孙满堂。但是到他战死的时候，后院里只剩下了老夫人和宁钰轩。季曼最开始还在奇怪，一般人的兄弟姐妹都是很多的，为什么宁钰轩会只有表亲。

原来原因在这儿。

季曼忍不住多看了老夫人一眼，现在她终于反应过来，老夫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念佛了。是在超度什么吗？

思考了好一会儿，季曼抿唇道：“最近桑榆发现了一件事，不知道说出来，老夫人与姑母会不会觉得难过。”

“何事？”聂贵妃道，“你只管说，都是一家人。”

季曼抿唇，酝酿了好一会儿情绪，将手帕尖儿上的辣椒油往眼下抹了抹，终于是红了眼眶：“桑榆嫁到侯府这么多年，之所以一直没有怀孕，都是侯爷有意为之。”

两位长辈大惊，老夫人脸色有些难看，到底是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还是有些护着的。不

过季曼拿了一盒子香料出来，也不是指责，就温温柔柔地道：“侯爷大概是怕桑榆怀孕，会令太子觉得不安，故而这么多年，一直让桑榆用这种有麝香和藏红花的香料。”

聂贵妃身边的丫鬟一听这两样东西，连忙让人将香料盒子拿出去丢了：“娘娘，这两样是会让有孕之人流产的，您莫要靠近。”

老夫人沉着眼神看了季曼良久，道：“你现在才发现这东西吗？”

季曼点头，泪水涟涟：“妾身一早没用了，可是突然就怀了身孕。这么多年都没能怀上的身子，这几个月的时间竟然给了桑榆这样的惊喜，桑榆觉得奇怪，才让人去查了这香料，想不到是这样的结果。”

老夫人本来有些责备她，竟然当着贵妃的面说这个。可是一听这下半句，两个女人的眼睛都睁大了：“你怀孕了？！”

季曼捂着肚子，可怜兮兮地道：“大夫说已经快三个月了，只是桑榆不敢让侯爷知道，只想安安静静地生下来。”

老夫人欣喜若狂，拉着季曼的手“哎”了好几声都没能说出话来。聂贵妃连忙让捧书去传了她最信任的太医来，给季曼一把脉，得一句母子皆安。

这下聂贵妃可高兴了，不枉费她在南巡的时候给了桑榆那么多药，那可都是珍贵得很的秘药，能让她顺利怀上，也算是没有枉费她一片苦心。

季曼连连嘱咐太医不要说出去，两个女人却是高兴得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。也是，盼了这么多年，总算盼来一个，能不高兴吗？

高兴了之后，问题就来了，季曼已经说了侯爷不是很想让她有孩子，老夫人就该考虑怎么处理这件事。

本来季曼要是在侯府里偷偷告诉老夫人这件事，老夫人是一定会说她多想了，侯爷怎么可能不要自己的孩子，她也会因着高兴，会立刻将这件事宣告全府，也让宁钰轩多照顾她。

可是现在季曼是捧着香料盒子到聂贵妃跟前来了，老夫人若是还一时兴起，万一孩子出了什么闪失，聂贵妃一定会觉得是宁钰轩所为。到底是她的亲侄孙，若是没了，贵妃一定会迁怒宁钰轩。

老夫人作为中间的平衡杠，现在就得认真地思考，该如何保这个孩子？她防得住一院子的女人，却也挡不住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
“回去的时候，你先来我的院子住上一段时间。”老夫人看着季曼道，“我就说你佛缘，跟着我念一段时间的佛。等孩子满了三个月，稳当一些，咱们再想办法。”

季曼松了口气，有靠山就是好事，老夫人懂得对自己儿子留个心眼，她也就安心了。

聂贵妃赏赐了好大一堆东西给她，季曼和老夫人简直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，有些哭笑不得。

不过老夫人一路上是认真想了事的，回到侯府就让季曼立刻收拾东西，跟她去佛堂念经。

不过今天恰好，季曼一回来，竟然碰见久病的千怜雪出门了，而且气色不错，正端着

点心在花园里，与宁钰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。

季曼本来想装作没看见，先回去收拾东西的，却被宁钰轩一声“桑榆”给喊住了。

“侯爷？”季曼心里叹息，还是得转身笑盈盈地看着他。

“雪儿今天身子好了些，做了些糕点，你要不要来尝尝？”宁钰轩心情好像也是不错。

季曼毫不犹豫地摇头：“妾身回去搬东西，老夫人急着让我去主院陪她念佛呢。”

“嗯？”宁钰轩挑眉，“你好端端的，没做什么亏心事，去念什么佛？”

季曼干笑：“老夫人说妾身有佛缘，妾身也觉得佛理能洗涤人心，跟着念念总是好的。”

宁钰轩不置可否地挑眉：“那你今晚不打算侍寝了？”

怀着身子不宜房事，最近宁钰轩来她房里也就是安心睡个觉，没别的，所以侍寝不侍寝，差别真的不是很大。

季曼摇头：“昨儿不就说了，让侯爷多陪陪怜雪，难得她今儿身子也好。”

千怜雪终于转头看了她一眼，笑得有些柔弱：“妾身多谢夫人关心。”

季曼点点头，宁钰轩也就没再多说，挥手让她去了。

避免夜长梦多，季曼直接搬去了老夫人主院的侧堂，只带了甘草一个丫头，将温婉和灯芯都留在院子里看着。

当晚老夫人身子有些不适，睡得很早，宁钰轩也去了雪松院，应该是一早歇下了。季曼放松了戒备，洗漱之后就上床睡觉。

可是半夜，门突然被人推开了，有人跌跌撞撞地进来，扑上了她的床。

季曼被惊醒了，大喊了一声，却被那人立刻捂住了嘴。



第三章

女主好像起了什么不得了的化学反应

门外的甘草显然是被惊醒了，季曼吩咐了她今晚守夜。可是一个男人突然闯进自家主子的房间，她吓得慌了，都不知道该叫人还是不该叫人。

温热的气息洒在她的脖颈间，季曼刚开始有点慌，闻着这熟悉的味道，反而淡定了。伸手掐在这人的腰上软肉处，使劲儿一拧。

宁钰轩闷哼一声，一双桃花眼里满是嗔怒：“你掐我干什么？”

季曼气得脑仁儿疼，忍不住瞪他一眼：“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好端端地跑来这里干什么？这可是老夫人的院子，干这些勾当，不怕她打断你的腿。”

宁钰轩呼吸有些热，却还是清醒的，躺在她旁边冷哼一声道：“母亲向来偏爱你，会因为我宠幸你而打断我的腿？”

季曼怒：“也得分场合吧，妾身是过来吃斋念佛的。”

宁钰轩轻笑一声，手指有意无意地划过她的肚子：“吃什么斋念什么佛，你这一肚子坏水，难不成两天就能全倒给佛祖？”

季曼感觉着自己肚子上的手，背后有些发凉，连忙抱过被子来隔开他，抿唇道：“今晚侯爷不是该在雪松院吗，为何会来了这里？”

宁钰轩平稳了一下气息，语气陡然转凉：“这不都是你故作聪明，觉得我很好玩弄吗？什么手段都敢往我身上用，也是我最近对你太好了，桑榆。”

关她什么事？季曼茫然得很，她今儿就搬到了佛堂，其余什么事都没做吧？

“侯爷，妾身能不能问一句为什么，您再给妾身定罪？”

宁钰轩嘴角带些讥诮，一言不发地翻身坐起来道：“我夸你聪明，不代表你能连我一起算计，歇着吧，我就是过来逗逗你，但是你这欲拒还迎，玩得真是没意思。”

言罢，起身就又离开了。

门外的甘草这才借着灯笼看清宁钰轩的脸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觉得古怪，侯爷怎么会过来这里？

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季曼显然是睡不着了，托着下巴想了许久，将甘草招进来问：“侯爷用过晚膳去过哪里？”

“主子，侯爷在雪松院用的晚膳，饭后往非晚阁走了一趟，见您不在，便又回了雪松院。”